



全
匱
篇
解

程 門 雪 原 著
何 時 希 整 理

金 匱 篇 解

程 門 雪 原著

何 時 希 整理

莫雪琴 程煥章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金匱要略》是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有关杂病的一部份，是一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经典医著，乃学中医者的必修课。历代医家对《金匱》所作述说甚多，今人所著亦不少。然已故名老中医程门雪先生对此之研究，却更有独到之处。本书便是由其弟子根据程氏的有关著述整编而成的。

本书的前身是程老解放前执教私立中医院校时所用的讲义，它比较深入地论释了《金匱要略》原文的涵义，作了颇有见地的阐发和批判地继承。本书正文共分二十六篇（外加一篇学习体会），包括了痉病、百合病、中风病、历节病、虚劳病等（妊娠、产后、调经、带下妇科杂病等将另编程氏妇科论著中）的证治。作者结合自己的体会，逐篇逐条逐句地加以发挥或评注。另外，还收入了程门雪晚年的有关论著，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本书行文流畅、句式典雅、笔锋雄健，熔程先生几十年的从医心得于一炉，为学习或研究《金匱要略》指出了又一条途径。因而，不论是初学（自学）中医者，或是中医理论研究者，还是临床医生，都可一读本书。

20683/13

金 匱 篇 解

程 门 雪 原 著

何时希 莫雪琴 程焕章 整理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 10 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 $\frac{1}{4}$ 印张 2 插页 165 千字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9,200

统一书号：14048 · 5213 定价：1.80 元

[科技新书目 125 — 51]



程潛

序 例

程门雪，字九如，别号壶公，一九〇二年生于江西婺源。婺源原属安徽，故有时程亦自称为皖南人，其斋室有书种室、蒲石山房、海雪楼、晚学轩、补读斋等称号。一九五七年起，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一九七二年歿于上海，存年七十一岁。

程氏十余岁时，负笈到沪，拜入皖南名医汪莲石先生门下。汪与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交相善，丁又创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而汪已年老，便将程转托于丁，程遂为丁门得意传人，首届毕业于该校。

毕业后，程受聘母校为教务长，主讲《金匱》等课，同时兼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金匱篇解》一书即撰成于彼时（约1925~1931年间）。程氏生前曾自称，那一时期，教学与临床相长，理论与实践结合，是他一生最堪回忆的一个阶段。其时，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赵之谦的书画集《悲庵滕墨》、日本人丹波父子的《聿修堂医书》等书盛行于世，对程氏在医学、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影响甚大。《金匱篇解》的文字流畅，观点敏锐，辩论性强，层层深入，不厌详赡。其文气充沛，笔力雄健，颇有梁任公之遗风。日本医学家的考订、分类、辨析等治学方法，程氏也很欣赏，其风格反映在《伤寒论篇》等著作中。书法方面，他一破清末馆阁拘谨之体，上追晋唐，有纵横浩瀚之气而自成一格。其诗“境界高雅，时手罕有其匹”（上海书画界名家王个簃先生的评语），因其能诗，所以他的医著中，歌诀体较多。至其性敏而好学，尤为很多同道所佩服。一句寻常文字，或一张冷僻药方，他能随问即答，说明出处，举其要点，使人领悟。其闻博强记，由此可见一斑。他教学认真、为人正直、接物谦和等美德，已详于《程门雪医案》黄文东序中，故此不赘。

程氏于仲景学说致力最深。上自《内》、《难》，下至唐宋诸

方书，金元诸大家的著述，无不博览而取精；明清医家如韩飞霞、喻西昌及温热学派，亦都兼收并蓄。尤对叶天士的辨证和用药方法的研究甚深，颇得精髓。其时，伤寒与温热学派势成对立，见仁见智，各异其说。程氏却能挹彼注此，取长补短，贯通变化，见诸实用，经方与时方并重，融合无间，取得了一家一派所能取得的疗效，成为当时有数的伤寒、温热名家。

本书原是《金匱》与《杂病》二课的教材，解放前的私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中华国医专科学校曾用作课本，经程氏本人、黄文东、朱霖生、管理平及时希等先生执教，使用了二十多年。沪外的一些学校亦曾用之。后来，书中部份章节还曾在杂志上发表。程氏生前曾有意增补和修订，但未能实现。这次我们整理付刊，仅对个别传抄讹误稍加订正，力求保留原书原貌。

全书分二十六篇。附录部份乃程氏晚年发表于医刊的讲稿，因其属于《金匱》范围，故加以整理，附于有关篇章之后。原著中妊娠、产后、调经、带下、妇科杂病等五篇，拟另编入妇科论著中；原著中表里、上下、虚实同病等五篇，将和其他医药论文，编入程门雪医学杂论中。由于程氏对中风病研究尤深，为体现其学术特点，《中风病解》一篇之后自成体例，保留原貌。并加《中风病篇进一解》一文，附录《中风的治疗经验》。

对于原书中所引用的方剂，原著未举药名，为便于读者查考，我们编了引用方剂索引，附于书末。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之处，敬望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是我们在上海中医研究所时整理编成的，承上海中医学院及其所属中医文献研究所等各位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谨此表示感谢。

整理者

1983年10月

传 略

程门雪，一九〇二年生，江西省婺源县人。幼年至上海，学医于安徽省歙县名医汪莲石先生。数年后，汪已年老，又与江苏省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交密，遂介绍其转拜丁先生为师。时丁初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老西门内石皮弄，程氏以优异成绩，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并为丁先生学说的传人。

丁先生歿后，其子丁仲英任该校董事，孙丁济万继任校长。改名为私立上海中医学院，程任教务长，兼任教职，并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约四、五年后离去，自设诊所于上海西门路。

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上海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一九七二年夏，病歿于上海，存年七十一岁。

学贯古今 艺擅众妙 ——忆当代名医程门雪

何 时 希

教学相长，学贯古今

学贯古今的“贯”字，这里不作“淹博”或“会通”解，而是说程氏能把仲景学说“一以贯之”，乃“贯串”之意。

程氏治学的道路，可以说是学校出身的人走过的“常路”，即“泛读各科，浅涉各家，莫衷一是，结果是一无所长（特长）”。程氏四十三岁时，在某一著作的《自序》中说：“幼而荒嬉，长入五都之市，目迷于色，耳惑于声；同学诸子，十九皆好嬉而不好学，不得切磋之益，忽忽十年，驹光电逝”。乃以“不名一家”为惭愧。又说：“自廿五、六岁以后，方稍稍知为学之道，但杂好不专，作辍无恒（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轨道——笔者按，下同）。幸掌教医校，撰讲义以授生徒（此讲义已整理完成，即本书），不容偷息，其间数载，得益非浅鲜也”。这是因教学而写讲义，必须广泛而又深入的研读仲景《金匱》方面的诸书，从中增长了学问。

但是，作为对医学教师的要求，不仅是学问渊博，更重要的是经验。没有通过实践的学说，尽管洋洋洒洒，包罗万象，却只是纸上空谈，无裨实用。一旦用之临床，“肺腑不能言”，还须自己去摸索。程氏深知此点，于是在兼任广益中医院的医务主任时，从门诊到病房，均不放过实践的机会，故常有理想的疗效出现；腾传于师生间的，有大剂石膏和附子取得显效二例（惜无医案留存）。

程氏找到治学正确的轨道，是在摸索了十年之后，也见于这篇《序》中：“三十六岁后（当时程氏锡于宋代苏洵“三十七，始

发愤”，读书过迟的故事，故刻了“晚学轩”印以自励）乃复发奋读书，颇有小就（程氏遗著中伤寒、妇科诸歌诀，批注伤寒，医案各数种，均是此后陆续写成的）。虽薄有声名，自问实空如无物，缘昔日所学皆浮薄无实在也。故自去年以来，幡然变计，却求古旧之学，不希新奇之说（指当时《皇汉医学丛书》中，日本学者对《内》、《难》及仲景学说的研究，西医东渐，已为国人所好），书不求多，但《内经》、《伤寒》、《金匱要略》、《本经》数种已足。……此余晚学之始基，亦即补读之一法也（是年程氏又自号为“补读斋”）”。

他从丁甘仁的学说中，找出其清淡之法出于叶天士；从叶氏用药精炼、简洁，配合、顾盼之妙，知其源于仲景；又从仲景《伤寒论》“自序”中，得其“撰用《八十一难》、《黄帝内经》”等句，而上溯到根本。贯彻到治疗中，遂自成轻灵一派。

程氏曾有“不薄今人厚古人”的诗句。意思是既不厚古佞古，也不轻视今人。他对上海前辈名医朱少鸿、夏应堂、王仲奇深致服膺，对同时同道如刘民叔的《鲁楼医案》及徐小圃、叶熙春、祝味菊（以善用附子有名，可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均加推重。这就是程氏把古今学说“一以贯之”的妙悟，同时也说明了一位名医由常路（程氏认为是十年弯路）而找到正路（“宗其一是”）的艰苦过程（笔者立雪程门廿余年，正是由师启悟，而避免多走弯路，所以深知此中甘苦）。

艺兼众妙，从中吸取营养

程氏于书画诗词，金石篆刻，均曾有长时期的耽好，医家中能诗会画者，不乏其人，但达到象程氏那样高的造诣者，还是不多的。他由于诊务的过度劳累，需要有一种精神调剂来转移一下，这就是程氏自称“荒于嬉”的嬉。他的诗，上海国画界耆宿王个簃先生有“境界高雅，时手罕有其匹”的评价。书法是力学北碑，指端坚实，下笔能够深入纸背；以后宗赵之谦，以横肆见长；转而酷喜刘石庵，从刘而追溯东坡、真卿，进学魏晋；于是昂首钟

王，徜徉唐宋诸家，晚年则多以蔡襄为主。特别是他的隶书，先学汉碑，以后涵泳郑谷口、翁覃溪、伊墨卿诸家，而得法于谷口，于严谨整饬中，时露其趋让自如、左右顾盼之妙。其画则花卉、山水均有奇趣。画兰的折枝、逆笔，学郑板桥；画梅的“万花如玉”、重枝叠花，学金冬心。

这些都是程氏自得其乐的“荒嬉”，他跋清代名医何书田（曾为林则徐制定戒烟药方者）的《箬山草堂诗稿》说：“先生精于医，又精于诗文，以医道受知于林文忠少穆，互相倡和，少穆赠联有‘箬山編集老诗豪’之句。……可知名医必然饱学，断无俭腹名医也”。又跋《何书田年谱》说：“不禁忻羨书田先生于医事烦忙之余，犹能以诗文书画……增广其学殖，陶冶其性情，抒发其议论，而开拓其胸襟”。程氏也正是以诗词金石书画来丰富知识、调剂精神的。特别是文学方面的修养，使他对医古文的理解、接受、提炼和真伪鉴别等等，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一九八一年编印的《程门雪诗书画集》二册，是上海中医研究所的资料，我曾分赠各中医图书馆，作为名医文物的保存，同时也不违程氏“化荒嬉为有益”之意。

治学三变

程氏治学，可分三次变化。

始则杂而不专，仅是一般的从师与学校二个卒業，奠定了做医生的基础，而无一特长的时期；继则由教学而专于《金匱》，撰注了几部《伤寒》著作，是为“由杂而专”的一变。

三十六岁以后，则博涉群书，大约除《千金》、《外台》、《本草纲目》等巨帙鸿篇作为备查外，其他名著及清代各家，无不泛览，每读则多加笺批，这是“由专而博”的一变。

四十二岁以后，则如上文所引，“书不求多，数种经典已足”，而且“缩为五、七言歌诀，以便诵读”，认为这样做，是他自己“晚学之始基；亦即补读之一法”！这第三变是“由博而返约，由粗而入精”，到了炉火纯青、无远勿届、无往匪适的程度。古人

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个“道”字是讲的为政达到“至治”，也可借喻为治学的最高境地了。

用药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大刀阔斧见称，是在二十八岁以前，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时期。这个医院是慈善性质，捐得一些基金，以施诊所施药为贫苦人民服务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是银币、铜币通用，挂号费小银毫一角（俗称小洋，与银元的比数不是十进位，而是1：12.5，小洋一角合铜币廿四枚），包括门诊和一剂药的费用。当时这个医院的病人，其特点是挨到病重了才来治，是皮毛致密，而肠胃薄弱的劳动人民，即医书上所谓“藜藿之体”。治疗这样病例的要求，因其栉风沐雨而表实，故表散宜重；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故攻下宜轻；但病多久延，势已转重，邪实正虚，故须求速效。程氏此时，正如初生之犊，以其坚决敏捷、骤悍迅猛的用药，挽救了许多危疾。惜此期医案已散佚无存，仅流传两例医话：一、阳明病狂热，用石膏四两，日再服（日服量至240克）；二、阴寒证在较短病程中，附子总用量至一斤以上（约500克），均能迅速转危为安。这一阶段为期不过四、五年。

第二阶段乃自设诊所时期，学术上以轻清灵巧为特点。病家都是中、上层分子，是所谓“膏粱之体”，不经风雨，脑满肠肥的表虚里实体质，用药必须有大幅度的转变，才不致僨事。程氏以经方的精炼为主，配合时方的轻灵，既存有其师丁甘仁的平淡法，又认真学习叶天士，入其堂奥而啜其英华。凡“药对法”、“大、小反佐法”、“相辅相成”、“相反相须”、“轻以去实法”、“重药轻用法”、“轻药引经法”、《伤寒》方用于温热，《温热》方用于伤寒，温病顺传、逆传、“四柱”等学说，均于此时通过实践而加深理解，逐步发扬，而成为上海当时有名的治疗温热、伤寒名家。

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对“轻以去实法”有独得之见。大约在他三十至四十岁期间，其用药轻灵的情况，有如：麻黄仅用二、三分，还须水炙或蜜炙；桂枝一分煎水炒白芍，炒后去桂枝不入

药：陈皮、干姜用蜜炙；半夏须竹沥制；豆蔻、缩砂用壳；川朴、佛手用花；苍朮用米泔水浸；熟地须炒松或用砂仁、木香、蛤粉为拌；又常用香稻叶、野蔷薇、枇杷叶、蚕豆花、金银花、地骨皮、生地、青蒿、麝香、白荷花、荷叶等蒸露。这些炮制方法或退一步用法，均所以制约药物辛散、苦泄、温燥、滋腻的偏性，或则取其轻清芬香。还有杏、苓、朴；杏、蔻、桔、橘；杏、蔻、苡；桔、枳、苓等同用，虽都是《温热论》和丁氏常法，但程氏尤能运用自如。从“三焦为决渎之官”，“上焦如羽、中焦如沬、下焦如渫”的《内经》旨意，相应地采用开上、宣中、导下三法，可谓“善用古人”者。

在他四十岁以后，用药渐重，这又是由于服务的对象有些变化，劳动人民求治者逐渐增多之故。

第三阶段是复方多法的创造。程氏晚年，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医院去，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积劳致虚、反复感邪以及湿、热、瘀、滞的兼夹，导致病情错综复杂，自有其特异之处，应在治疗上有所变化，所以相应制定了“复方多法”的治疗。揉合经方、时方治为一炉，温散、疏化、宣导、渗利、扶正祛邪、去邪安正、祛瘀、清热等，凡诸治法，撮成于一方而兼顾之。故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多面兼顾，而取得较快的疗效。

程氏能根据病变先兆，先事堵防，而临变又能果断处理，不稍迟疑，若非学识经验俱臻上乘，是不能到如此境地的。他常说：“医者固然要知常，然贵在知变。变化之来，又须临事不慌，指挥若定，才能应变和定变”。所以他鼓励人多读书，今日读此，虽觉无用武之地，然他日遇见此证，则灵感自来，“若非烂熟于胸中，安能应变于俄顷”，这真是至理名言。

生平著述情况

程氏《金匱篇解》成于二十四至二十八岁间，少年气锐，又受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当时最为风行的一种辩论性文体）的影响，故反复辩解，引人入胜。其他著作大都在三十六岁以后次第

写成。此前出版的《程门雪医案》，则是我们近年整理完成的。

此外，经过十年动乱，尚存在者，约有伤寒三种，女科三种，评注古人医案三种，方剂、杂论各一种，温热二种。据我所知，流失尚多，仍在寻访中。其所撰写，或为论文、或为歌诀、或为批注，形式不一。诸书或分册，或合并，尚待整理后决定，总名则为《程门雪医著》。

自写《失手录》，不文过饰非

程氏尝说：“自非十全，岂能无过”（“十全”指治病十不失一，其语见于《素问·示从容论》）。他每遇未能治好之病，或自认“失手”；或找出某一处的用药失时；或承认是识见不到、胆力不够；或则曾见某书，自己没有经验，未敢遵用，以致延误；甚其还说是读书太少，日后读到，方始知之；有些病是经过苦思冥索，已得头绪，定了治疗方案，却被他医接手，未能施用，终致不治，虽是他人之过，却自认是当面不识，只能成为“事后诸葛亮”。如是者，每遇一失，总要悒悒不快，咨嗟累日。晚年尝说：“回忆生平‘失手’之证，约近百数，从今日水平看来，尚多可治之处。或则可以找出其不治之原因，以为他处的借鉴；或则找出当时‘失手’之处，以资警惕。当陆续写成一书，以示后人”。他对《寓意草》的长篇大论讥评他人，或表扬自己成为“十全之医”尝有异议。自己将反其道而行之，名其书曰《失手录》（此书或已写成，或事忙未写，因遭浩劫，至今尚未发现，十分可惜）。在它处遇见自己失治过的病人，回来总说自觉脸红，深为内作；若有以后继续请他治疗的，则又得到宽慰，说是病家原谅他了，为之色然以喜。象这样一位名医，能够不文过饰非，而自认“失手”，时时追悔，其医德之高尚，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同时，他临诊谨慎，如切脉时两手均已诊过，有时须再诊一次，或两手同时按脉，以为比较。有时处方已毕，发现杆格，撕去重写；治法温或清、补或泻，复诊时也有时忽然改向的（他自称是“掉转枪头”，即改变方向）。他说仲景书中常有之，我们不必顾忌，须以治好疾病为第一。

略引病案，以见一斑

《程门雪医案》已经面世，这里略引数例，揭出其处方用药的特点，以为上文的证例：

病例一、姚×× 男 成年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初诊。

病起五日，寒热高亢，得汗不解，头痛，胸闷泛恶，腹鸣泄泻，苔腻口苦，脉浮濡滑数。春温之邪夹湿滞互阻，肠胃运化失常，证势鸱张，毋忽。

清水豆卷四钱 黑山栀二钱 银柴胡一钱 薄荷叶八分（后下） 辰拌赤茯苓三钱 块滑石四钱（包煎） 福泽泻二钱 银花炭四钱 煨葛根一钱半 制半夏一钱半 姜川连三分 酒炒黄芩一钱半 甘露消毒丹五钱（包煎）（一剂）

二诊。热势较低，泄泻已差，腹痛未尽，胸闷泛恶见减，夜不安寐，苔腻口苦，脉濡滑数。春温夹湿滞互阻，肠胃三焦不和。再投葛根芩连汤加味。

煨葛根一钱半 水炒川雅连四分 酒炒黄芩一钱半 清水豆卷四钱 黑山栀二钱 银柴胡一钱 辰赤苓三钱 薄橘红一钱半 块滑石四钱（包煎） 福泽泻二钱 银花炭四钱 焦六曲三钱 甘露消毒丹五钱（包煎）（一剂）

三诊。泄泻止，寒热退，胸闷泛恶亦轻，夜寐较安，苔薄，脉濡小数。再以原方出入，以尽余波之意。

清水豆卷四钱 黑山栀一钱半 银柴胡一钱 霜桑叶三钱 辰赤苓三钱 块滑石四钱（包煎） 福泽泻二钱 炒银花四钱 象贝母三钱 薄橘红一钱半 生苡仁四钱 梗通草一钱 甘露消毒丹四钱（包煎）（三剂）

四诊。寒热虽退，头眩仍甚，胸闷噫噎，神疲肢倦，苔薄脉濡。再以平剂为治。

冬桑叶三钱 炒杭菊二钱 白蒺藜三钱 煨石决四钱（先煎） 辰茯神三钱 炙远志一钱 块滑石四钱（包煎） 福泽泻一钱半 薄橘红一钱半 生苡仁四钱 梗通草八分 酒炒陈木瓜一钱半

桑寄生三钱 荷叶边一圈 (二剂)

五诊。寒热退后，神萎气怯，头眩仍甚，胸闷纳呆，口淡而干，便通而燥，溲赤渐清。再以化湿和中法治之。

川朴花一钱半 白杏仁三钱 白蔻壳八分 生苡仁四钱 辰赤苓三钱 块滑石四钱(包煎) 竹沥半夏一钱半 陈广皮一钱半 佛手花八分 冬桑叶三钱 炒杭菊二钱 陈大麦四钱 干芦根八钱 荷叶边一圈 (三剂)

〔按〕本例用栀子豉汤、小柴胡汤疏解表邪，治发热胸闷；用葛根苓连汤清阳明经腑，治高热便泄；用泻心汤开泄湿热，治其泛恶；佐用辛凉解表，宣发头面风热，以治头痛；淡渗之药清利湿热，兼实大便。处方配合得当，主次分明，故在三天内即能遏止其鸱张之势，取得热退、泻止的良好效果。

本例脉症，脉浮数属表热，滑为里有痰湿，后见脉濡则为邪退正虚；苔腻为有湿滞，口苦属热。一般外感证如不兼有里邪，可以“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今初诊时即已得汗而不解，就是因为肠胃三焦湿滞互阻之故。程氏用柴胡、豆卷、葛根以疏解表邪，黄芩、黄连、山栀等均为清里药。表里同治，不使内外合邪，为程氏常用之法。

第五诊用三仁汤合桑菊饮。此时大邪已去，汗泻之后，自然疲乏，对余邪只须用轻扬之品，对里湿亦只用芳香轻宣，以尽余波，无须再用重药，耗伤体力。

程氏辨证论治，不受“伤寒”三阳经的约束，活用经方，同时也配用时方，疗效良好，这方面似有进一步探索、讨论的价值。

病例二、朱×× 男 五十二岁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初诊。

寒热后，舌苔黄腻不化，口干苦，胸闷不舒，脉濡滑。湿热未清，拟宣化法。

黑山栀二钱 川雅连三分 竹沥半夏三钱 薄橘红一钱半 白杏仁三钱 白蔻壳八分 炒枳实五分 竹茹一钱半 生苡仁四钱 干芦根八钱(去节) 益元散四钱(包煎) (三剂)

〔按〕《内经》说，“始为寒中，终为热中”，湿为阴邪，郁蒸可

以化热，正是此意。本例舌苔黄腻，口干且苦，此苔上黄色，与口中之苦味，即系湿热交蒸之见征。治湿热与寒湿不同，着重在辛香以化湿，苦寒以清热，甘淡以渗湿。如本例橘、半与枳实、竹茹同用，是温胆汤法；半夏与黄连同用，是泻心汤法；杏、蔻、半与苡、滑同用，是三仁汤法。目的是求湿开、热降，从小便以为去路。

程氏常用的苦辛升泄配合法如：川连配半夏，山栀配橘红，川连配生姜或干姜，川连配苏叶，黄芩配半夏，生姜配山栀等以治湿热交蒸。其中有几种意义：一、“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的“从治”即“反佐”法，因为“苦从燥化”，燥与热同气相从，所以苦寒能清化湿中之热；二、不致因单用燥药燥湿而助热，单用凉药清热而助湿；三、辛能“开湿于热上”，苦能“渗热于湿下”，湿能开，热能泄，则不致湿热混淆，如油入面而胶固难化；四、三焦湿热交蒸而混合。与脾湿兼胃热，湿热分开者不同，故不用苍朮燥太阴脾湿，也不用石膏、知母清阳明胃热（湿热分治），而宜用湿热同治的“苦辛合化”法；五、这也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药对法”。

湿热交蒸上见于舌苔，则为黄腻或兼灰、兼黑（不是白腻苔上罩黄色，也非白腻厚苔，或白滑，或白如积粉苔）；湿热蕴结于胸中，气机不宣，肺气失于清轻，则有胸闷不舒、胸痛等症状；胃中浊气弥漫，失其降和宣化之能，则干呕或泛恶；湿热相结，其湿多者为口腻苦或甜，热多者为渴喜热饮、饮水不多或水入泛吐等症。

病例三、庄× 男 三十七岁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初诊。

肝升太过，右降不及。烦躁不宁，头痛偏右，眩晕不清，筋脉拘挛，夜寐不安，大便艰，苔薄腻，脉虚弦。甘麦大枣、百合地黄加味。

野百合五钱（先煎） 大生地四钱 淮小麦一两 炙甘草一钱
炒枣仁三钱 川贝母二钱 夜合花二钱 珍珠母五钱（先煎）
红枣四枚（五剂）

二诊。前诊用百合地黄、甘麦大枣合法，尚合度，烦躁不寐、头偏痛、眩晕已差，筋脉拘攣依然如故。仍守原法加重。

野百合一两(先煎) 大生地四钱 淮小麦一两 炙甘草一钱半 炒枣仁三钱 左牡蛎五钱(先煎) 珍珠母五钱(先煎) 红枣四枚 (五剂)

〔按〕烦躁不宁、夜寐不安等精神恍惚之症，颇似《金匱》所谓“百合病”，是肺阴、心营两虚之故，所以用百合补肺阴，地黄滋心营，再配合甘麦大枣汤养心安神，介类药潜降，颇有效果。

本例用百合补肺以助其右降，又用珍珠母、牡蛎平肝以制其左升，相辅相成，而达到两脏的相对平衡。方中的贝母有两种作用，一是同夜合花配伍以解郁，二是清肺虚有热之痰，对治疗精神烦躁，也起作用。

程氏对甘麦大枣汤和百合地黄汤二张《金匱》方的配合使用，有深切的体会，曾著文论述之：“甘麦大枣汤不独治妇人，亦主男子，若作妇人专方，则失之狭隘矣。叶天士生平最赏识此方，在甘缓、和阳、熄风诸法中用之最多，散见于肝风、虚劳、失血诸门、头眩、心悸、胸闷等证治中。所谓脏燥者，脏，心脏也，心静则神藏。若为七情所伤，则脏燥而不静，故精神躁扰不宁，致成所谓‘如有神灵’之象。甘麦大枣汤诚为养心气、润脏燥、缓肝急、宁烦扰之佳方（此指《内经》“损其肝者缓其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义。故对情志伤肝而肝阳、肝气亢旺者，可以此方缓肝和阳——笔者按）。

“百合地黄汤与甘麦大枣汤合用；以治情志偏胜之病，更有殊功。《内经》所云：‘肝藏魂，心藏神，肺藏魄’凡表现为神志不安，魂魄不宁之状者，皆可用之。”

〔又按〕“亢则害，承乃制”（《素问·六微旨大论》）二语，为五脏平衡的要旨，对治疗方法极有启发作用，历来医家皆重视之。据《金匱》、《难经》、《医经溯洄集》诸书之意，都是以肝脾二脏为例。肝旺当传脾，即为“亢则害”。但肝旺则生心，心旺则能生脾，于是脾旺则不受传而不病；另一方面脾旺又能生肺，肺旺则能制肝，肝受制则不传脾，终于得到相对平衡而不病，这是“承